# 史記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師今甯陵是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爲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

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
隙耳索隱曰莊子云无異騏驥之馳過隙則御小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
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
大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国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
十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
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
兩龍方鬭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

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正義曰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

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正義曰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

曹咎守城皐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曰爲于偽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

穀城正義曰從宋州以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音附海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封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地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

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
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
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
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
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
曰今漢嘉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爲臨邛瓚說爲是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鄭屬京兆○正
義曰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
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
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遺唯季反
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

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唼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牒喋猶蹀也然敵蹀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葅醢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皆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蓼也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駰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其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幾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俳謂衆共以俳優輩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索隱曰曹輩也

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閶闔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

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閒音閑謂私也今以閒音紀莧反閒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閒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薄若鹵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

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上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漢書音義曰誚責也）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

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人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曰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

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
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
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
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
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
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
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
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
也以不義被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
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

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其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持也徐廣曰持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古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

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索隱曰搆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

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

儒蘇林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　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張晏曰欲有所言）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

何也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

吳正義曰荊王劉賈都吳郡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
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
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大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皋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
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古州來国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棊之戲或兵是兵法之類
也及為之上若遠棊跡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拔勝負狐疑須
數而定下若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
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
守邊隅趨作罫者也索隱曰罫音烏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

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

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戰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蘄之鄉名漢書作墜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曰蘄音機沛郡蘄城也甀音遂縋反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鄭氏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駰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紿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

曰番陽鄱縣之鄉也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白曷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媢音冒媢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妒成結寵妾妒媢之誅又論衡云妒夫媢婦則媢是妒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妒媢是媢也一云男妒曰媢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為羽疑　歸受漢杖
賁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其長者主亭之吏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正義食音寺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子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胯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即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俛音俯伏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連敖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

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
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
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
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
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
信（文穎曰事猶業也 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

顧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

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喑於鴆反噁烏路反咤卓嫁反或作吒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音凶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嘔嘔也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索隱曰案秋豪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毳毛為豪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退卻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

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是也信乃益爲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按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缻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小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定魏爲河東郡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是也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閼與徐廣曰音余駰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焉与音余又音預沾音能兼反○正義曰閼与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隥外于三道之隥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舊音歃非也案陳湯傳喋血万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

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閒道小路向前望見隙餘軍營卽往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革說文云革蔽者也從卑竹聲也）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徐廣曰音飧也○索隱曰小飯曰飧謂立駐傳飧食待破趙乃大食也服虔曰立駐傳飧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飧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索隱曰如淳云效致也晉灼曰效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

齊何若而有功虜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覇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李奇曰鄗音臛今高邑是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為翔也○正義曰郎

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曰褕鄒氏音踰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褕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竟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

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
至以饗士大夫醳兵也魏都賦曰有醳順時劉逵曰醳酒○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醳酒
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右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耶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正義
曰首音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八寸言尺簡牘或長尺也
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暴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
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
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
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
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
立張耳為趙王楚數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

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黥布走入城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

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

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而入海徐所引水經濰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

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

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
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
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
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反項王憐
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
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
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
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
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illegible]以與

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

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衂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成皋張晏曰於城皋傷督也臣瓚曰謂箭所傷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

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為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

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

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
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
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
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
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
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
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
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
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

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為儋石如今受鮎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儋音都監石斗也蘇林解為甖之鮎音貽）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

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
不若蜂蠆之致螫音適騏驥之跼躅徐廣曰跼一作蹢也不如駑
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
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
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
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
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
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
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
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

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
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南岸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
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
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駰案韋昭曰
今中廬縣○索隱曰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
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眛冢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
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

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

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

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

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寃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

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鋭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沈沙決水　拔幟傳飡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嘆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